

百國釋奠邑山之廟中寫文神志在周禮廟上謹依舊制

# 词

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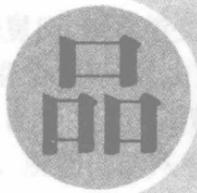
中国古代艺术品菁华丛书 校释·陈颖杰



120723  
171/2

# 词

李翰白雨山著



中国古代

艺品

菁华

丛书

校释 · 陈颖杰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|        |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|-------|-------|
| 白雨斋词话       | (清)陈廷焯 | ..... | (301) |
| 作者作品简介      | .....  | ..... | (303) |
| 白雨斋词话叙一     | .....  | ..... | (304) |
| 白雨斋词话叙二     | .....  | ..... | (305) |
| 自叙          | .....  | ..... | (306) |
| 白雨斋词话卷第一    | .....  | ..... | (308) |
| 白雨斋词话卷第二    | .....  | ..... | (340) |
| 白雨斋词话卷第三    | .....  | ..... | (374) |
| 白雨斋词话卷第四    | .....  | ..... | (417) |
| 白雨斋词话卷第五    | .....  | ..... | (448) |
| 白雨斋词话卷第六    | .....  | ..... | (503) |
| 白雨斋词话卷第七    | .....  | ..... | (546) |
| 白雨斋词话卷第八    | .....  | ..... | (577) |
| 许正诗刊刻白雨斋词话序 | .....  | ..... | (607) |

# 白雨斋词话

[清]陈廷焯 撰  
陈颖杰 校释



## 作者作品简介

陈廷焯(1853—1892)，清江苏丹徒人，原名世焜，字亦峰。光绪十四年(1888)举人，对词学颇有造诣。崇风格，尚比兴，重寄托，提出“沉郁”二字为词旨。选唐、五代、宋、金、元、明、清词二千三百六十首成一辑二十四卷，命名为《词则》。同时著《白雨斋词话》八卷六百九十六条，与《词则》相辅而行，意在陈述自己的论词主张和选词标准。

《白雨斋词话》成书于光绪十七年(1891)，全书约有十七万字，颇具规模。

陈氏论词的宗旨是针对清代词坛受浙派“清空”词风流弊影响而发的，但又不完全苛守常州词派的师说。在《引言》中，他历举清代诸多词论之作，认为它们“皆未能洞悉本原，直揭三昧”。并声明自己能在此著中“尽扫陈言，独标真谛”。

陈氏的所谓“真谛”就是其论词的宗旨。他强调，作词贵在“有寄托”，“有所感”，“托喻不深，树义不厚，不足以言兴”。只有在“情有所感”，“意有所郁”的情况下，做到比兴和寄托，才能达到“意在笔先，神余言外”的艺术感染力。基于这个宗旨，他论词的风格则首推“沉郁”之风。所谓“沉郁”，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“沉则不浮，郁则不薄”。即表达思想情感要做到若隐若现，欲露不露，反复缠绵，“终不许一语道破”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写出味永情长，感人至深的词作。

以“沉郁”为标准，陈氏评论历代词选及词人，在唐词中推崇温庭筠，于五代词人中推许冯延巳。评两宋词，则以周邦彦、秦观、姜夔、王沂孙为词中四圣。而对于苏、辛那种气势激烈、感情直露的词则表示排斥。清代词人，陈氏推陈维崧为巨

擘，又极力推许庄棫，则不免有溢美之嫌。

陈氏论词非常注重词的前后嬗变之迹，从而标出“沉郁”之旨当归于风骚之温柔敦厚之宗。其《自序》云：“伊古词章，不外比兴。”词人之作，“要皆发源于风雅，推本于骚辩。”最终在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中为自己的理论找到了依托。

《白雨斋词话》对清代的词论影响极大。此编一出，清代词论、词话顿见逊色。清末及民国间诸多词选家，多以陈氏之论为准绳，可见其影响之大。

本书据唐圭璋先生《词话丛编》本点校、注释，疏露之处，请指正。

## 白雨斋词话叙一

陈子亦峰，予戊子江南所校士也。闻中得生卷，议论英伟，而真意恳挚，决其为宅心纯正之士。亟荐于主司，果膺魁选。谒予于桃源署斋，温文尔雅。与谈经史，悉能根究义理，贯穿本原。诗古文辞，皆取法乎上，必思登峰造极而后止。间论时事，因及古忠臣孝子，辄义动于色。予窃喜鉴衡不爽，而生之素所蓄积可知矣。桃源剧邑，不易治，予欲维絷之，俾资赞画，以亲老辞。讵意年甫强仕而歿，尊公犹健在也。其门弟子集其词话，并所著诗词，先以付梓。予得而阅之，推本风骚，一归于温柔敦厚之旨，非所谓宅心纯正，蕲至于登峰造极者歟。予既幸能得一士，又甚惜得一士而未获见诸行事，第以空言传世，不能无慨于中，爰书数言，以弁简端。光绪二十年秋八月，历城汪懋琨序。

## 白雨斋词话叙二

诗莫盛于唐，而词莫盛于宋。宋以后词律复变，则南北曲出焉。故词之为体，诗以为祢，曲以为子。识者为之，莫不追溯汉魏，游衍屈宋，以蕲上窥三百篇之旨。意谓不如是，不足以澄其源，涉其奥。其说亦既美矣。然予尝以为此文辞之源，非文心之源也。文心之源，亦存乎学者性情之际而已。为文苟不以性情为质，貌虽工，人犹得以抉其柢，不工者可知。所谓词者，意内而言外，格浅而韵深，其发摅性情之微，尤不可掩。而世乃欲以饒薄求之，藻绘揉之，抑末已。吾友陈君亦峰，少为诗歌，一以少陵杜氏为宗，杜以外不屑道也。年几三十，复好为词，探索既久，豁然大彻。所为词稿，深永超拔，已足上摩宋贤之垒。而别著《白雨斋词话》八卷，抉择幽微，辨才无碍，尤有不受流俗羁绁者。亦峰之于词，思与学兼尽如此，亦勤矣哉。亦峰天资醇厚，笃内行，与人交，表里洞然，无骫骳之习。退省其家，父兄之劳，靡不肩任，宗族之困，莫不引为己忧，其有得于性情者又如此。则文词之工，操本以运末，复何怪焉。同治之季，予始识亦峰于泰州，切劘道义既久，因得附为婚姻。迄今二十余年，莫渝终始。顾予兄弟辈，业不加修，而亦峰之学，乃与年俱进。尝言四十后当委弃词章，力求经世性命之蕴。予深伟其议，且思有所翼赞。而亦峰遽以光绪壬辰秋，奄忽辞世。噫，善人君子，不能久存于世，欧阳子所以致慨于张子野者，予尝以为讐言。今乃不幸，于吾亦峰亲见之，宁无恫耶。亦峰为学精苦，每昼管家事，夜诵方策。及既殇，遗书委积，多未彻编。惟手录词话，已有定稿。其门下士海宁许君守之，诸君子将为刊行，以予庶几能知亦峰者，督文弁首。

予既感亦峰之志，且幸是书之传也，因述所见如右，以质许君。惟托于文字者，可以无穷，亦峰所以自托者既箸，其亦可以无憾矣乎。记三年前，亦峰尝挈是书初稿见视，且属为叙。予以方如南清河，俶装待发，无以应也。今乃终得论次其书，而亦峰已不及见，呜呼，此尤足以启予之悲也已。亦峰讳廷焯，镇江丹徒人，举光绪戊子科江南乡试。殇时年四十。光绪十九年，太岁在癸巳，夏四月，正定王耕心撰。

## 自 叙

倚声之学，千有余年，作者代出。顾能上溯风骚，与为表里，自唐迄今，合者无几。窃以声音之道，关乎性情，通乎造化。小其文者，不能达其义，竟其委者，未获泝其源。揆厥所由，其失有六。飘风骤雨，不可终朝，促管繁弦，绝无余蕴，失之一也。美人香草，貌托灵脩，蝶雨梨云，指陈琐屑，失之二也。雕锼物类，探讨虫鱼，穿凿愈工，风雅愈远，失之三也。惨戚憎凄，寂寥萧索，感寓不当，虚叹徒劳，失之四也。交际未深，谬称契合，颂扬失实，遑恤讥评，失之五也。情非苏、窦，亦感回文，慧拾孟、韩，转相斗韵，失之六也。作者愈漓，议者益左，竹垞词综，可备览观，未尝为探本之论。红友词律，仅求谐适，不足语正始之原。下此则务取秾丽，矜言该博，大雅日非，繁声竞作，性情散失，莫可究极。夫人心不能无所感，有感不能无所寄，寄托不厚，感人不深，厚而不郁，感其所感，不能感其所不感。伊古词章，不外比兴。谷风阴雨，犹自期以同心，攘垢忍尤，卒不改乎此度。为一室之悲歌，下千年之血泪，所感者深且远也。后人之感，感于文不若感于诗，感于诗不若感

于词。诗有韵，文无韵。词可按节寻声，诗不能尽被弦管。飞卿、端己，首发其端，周、秦、姜、史、张、王，曲竟其绪，而要皆发源于风雅，推本于骚辩。故其情长，其味永，其为言也哀以思，其感人也深以婉。嗣是六百余年，沿其波流，丧厥宗旨。张氏词选，不得已为矫枉过正之举，规模虽隘，门墙自高，循是以寻，坠绪未远。而当世知之者鲜，好之者尤鲜矣。萧斋岑寂，撰词话八卷，本诸风骚，正其情性。温厚以为体，沉郁以为用。引以千端，衷诸一是。非好与古人为难，独成一家言，亦有所大不得已于中，为斯旨绵延一线。暇日寄意之作，附录一二，非敢抗美昔贤，存以自镜而已。光绪十七年除夕，丹徒陈廷焯。

受业门人海宁许正诗棠诗、正定王宗炎、受业甥同县包荣翰、族子凤章、从子兆煊同斟字。

# 白雨斋词话卷第一

## 引 言

词兴于唐，盛于宋，衰于元，亡于明，而再振于我国初<sup>[1]</sup>，大畅厥<sup>[2]</sup>旨于乾嘉以还也。国初诸老，多究心于倚声。取材宏富，则朱氏彝尊《词综》<sup>[3]</sup>；持法精严，则万氏树《词律》<sup>[4]</sup>。他如彭氏孙遹《词藻》<sup>[5]</sup>、《金粟词话》<sup>[6]</sup>，及《西河词话》<sup>[7]</sup>毛奇龄、《词苑丛谈》<sup>[8]</sup>徐乾等类，或讲声律，或极艳雅，或肆辩难，各有可观。顾于此中真消息，皆未能洞悉本原，直揭三昧<sup>[9]</sup>。余窃不自量，撰为此编，尽扫陈言，独标真谛。古人有知，尚其谅我。

### 【注释】

[1] 我国初：指清朝开国初年。

[2] 厥：之，它的。这里指词这种艺术形式。

[3] 《词综》：词总集名，共三十六卷。前二十六卷为清初词人朱彝尊编。后十卷为同时代人汪森增补。全书共选录唐、五代、宋、金、元词二千二百五十三首，作者六百五十九人（不包括无名氏），是一部规模宏大的词选。

[4] 万氏《词律》：万氏，清代文学家、诗人万树，字花农，号山翁，宜兴人。一生写戏曲二十多种，亦工词，但政途则怀才不遇。《词律》是他编的词调集，共二十卷。收唐、宋、元词

六百六十调，一千一百八十余体。校订音韵平仄，句法异同，纠正了许多从前传错了的词谱。

[5] 彭氏《词藻》：彭氏，清初文学家、诗人彭孙遹（1631—1700），字骏孙，号羨门，又号金粟山人，海盐（今属浙江）人。曾官至吏部侍郎兼掌院学士。才学富赡，词采精华，与王士禛齐名，人称“彭王”。《词藻》为他的词学著作，共四卷。

[6] 《金粟词话》：彭孙遹撰，一卷。

[7] 《西河词话》：清毛奇龄（1623—1716）撰。原四卷，今仅存两卷。此书论词的起源，以为始于六朝。对各家词作评论精当。

[8] 《词苑丛谈》：清徐轨（1636—1708）辑。从数百种著作中抄录词家轶事、词作评论，也掺杂着他个人的见解、主张。

[9] 三昧：指事物的诀要或精义。从佛教用语引申而来。

## 国初群公之病

明代无一工词者差强人意<sup>[1]</sup>，不过一陈人中<sup>[2]</sup>而已。自国初诸公出，如五色朗畅，八音和鸣，备极一时之盛。然规模虽具，精蕴未宜。综论群公，其病有二：一则板袭南宋面目，而遗其真，谋色揣称，雅而不韵；一则专习北宋小令，务取浓艳，遂以为晏、欧<sup>[3]</sup>复生，不知晏、欧已落下乘。取法乎下，弊将何极，况并不如晏、欧耶？反是者一陈其年<sup>[4]</sup>，然第得稼轩<sup>[5]</sup>之貌，蹈扬湖海<sup>[6]</sup>，不免叫嚣。樊榭<sup>[7]</sup>窈然而深，悠然而远，似有可观。然亦特一丘一壑，不足语于沧海之大，泰华之高也。

## 学词贵得其本原

学古人词，贵得其本原，舍本求末，终无是处。其年学稼轩，非稼轩也；竹垞学玉田<sup>[8]</sup>，非玉田也；樊榭取径于楚骚，非楚骚也。均不容不辨。

## 作词贵沉郁

作词之法，首贵沉郁，沉则不浮，郁则不薄。顾沉郁未易强求，不根柢于风骚，乌能沉郁？十三国变风、二十五篇楚词，忠厚之至，亦沉郁之至，词之源也。不究心于此，率尔操觚<sup>[9]</sup>，乌有是处？

## 诗词不尽同

诗词一理，然亦有不尽同者。诗之高境，亦在沉郁，然或以古朴胜，或以冲淡胜，或以钜丽<sup>[10]</sup>胜，或以雄苍胜。纳沉郁于四者之中，固是化境，即不尽沉郁，如五七言大篇，畅所欲言者，亦别有可观。若词则舍沉郁之外，更无以为词。盖篇幅狭小，倘一直说去，不留余地，虽极工巧之致，识者终笑其浅矣！

## 宋词不尽沉郁

唐五代词，不可及处，正在沉郁。宋词不尽沉郁，然如子野、少游、美成、白石、碧山、梅溪<sup>[11]</sup>诸家，未有不沉郁者。即

·东坡、方回、稼轩、梦窗、玉田<sup>[12]</sup>等，似不必尽以沉郁胜，然其佳处，亦未有不沉郁者。词中所贵，尚未可以知耶。}

### 【注释】

[1] 差强人意：略让人满意。

[2] 陈人中：明末诗人陈子龙（1608—1647），字卧子，一字人中，号轶符、大樽。华亭（今上海松江县）人。词风婉丽，为明词大家。

[3] 晏、欧：指北宋词人晏殊（991—1055）和欧阳修（1007—1072）。

[4] 陈其年：清初词人。陈维崧（1625—1682），字其年，号迦陵。因清癯多须，又称陈须。词受苏轼、辛弃疾影响，风格沉雄豪放，气魄壮阔。为清初词坛领袖，与朱彝尊并称“朱陈”，曾合刻《朱陈村词》。以下凡有“其年”、“迦陵”等，皆指其人。

[5] 稼轩：指北宋著名词家辛弃疾（1140—1207），字幼安，号稼轩。

[6] 蹤扬湖海：陈维崧有词集曰《湖海楼词》，故作者称那些效仿其词的人为“蹈扬湖海”。也泛指豪放、粗犷的词风。

[7] 樊榭：清代文学家、诗人、词人厉鹗（1692—1752），字太鸿、鸿飞，号樊榭。其词以姜夔、史达祖、张炎为宗，字句清远，声调和谐，为浙派重要词人。有《樊榭山房集》。

[8] 竹垞学玉田：竹垞，清初词人朱彝尊（1629—1709），字锡鬯，号竹垞，又号金风亭长、小长芦钓鱼师。浙江秀水人。浙派词的鼻祖，词宗姜夔、史达祖、张炎。玉田，南宋词人张炎（1248—1320？），字叔夏，号玉田，又号乐笑翁。南宋初年大将张俊之后。宋亡后落魄纵游，北上燕京，失意而归。词重技

巧，音律和畅，用语精警，长于咏物，情调哀伤。有《山中白云词》、《词源》两卷。

**[9]** 率而操觚(gū)：觚，古代写字用的木板。操觚指写文章。此句意指轻率动笔。

**[10]** 钜丽：钜同巨。钜丽意为宏丽。

**[11]** “然如”句：子野，北宋词人张先(990—1078)，字子野，乌程(今浙江吴兴县)人。其词多写花香月色、离情别绪及诗酒交欢的生活情趣。语言工巧，意境含蓄。有《张子野词》。

少游，北宋词人秦观(1049—1100)，字少游，一字太虚，号淮海居士。高邮(今江苏高邮县)人。其词音律谐和，意蕴含蓄，格调和雅。有《淮海集》。

美成，北宋词人周邦彦(1056—1121)，字美成，号清真居士，钱塘(今杭州市)人。少有才。一生辗转悲苦，其词多写羁旅情思，善于用典。语言工巧秾丽，善于刻画人物情态。长调章法曲折回环，开阖自如。是格律派的创始人，婉约词的集大成者。有《清真集》。

白石，南宋词人姜夔(1155—1229)，字尧章，号白石道人。少年漂流，一生未仕，生活困苦。精通音律，词多抒写个人身世之感和离别相思之苦。意蕴深厚，语言工巧。有《白石道人歌曲》。

碧山，南宋词人王沂孙(生卒年不详)，字圣与，号碧山，又号中仙、玉笥山人，会稽(今浙江绍兴市)人。宋亡后与周密、张炎等同结词社，互相唱和。其词工于体物，多感时伤世之言，情调哀婉。有《碧山乐府》。

梅溪，南宋词人史达祖(生卒年不详)，字邦卿，号梅溪。原籍汴京(今开封市)，寓居临安(今杭州市)。其词较有寄托，部分作品抒发了忧国忧民的情感，情景交融。有《梅溪词》。

**[12]** “即东坡”句：东坡，北宋诗人、词人、散文家苏轼(1037—1101)，字子瞻，号东坡。豪放词派的开山之人。其词

清旷雄奇，气象宏伟。语言丰富，表现手法新奇，常常能突破格律的束缚，对宋词的发展影响深远。方回，北宋词人贺铸(1052—1125)，字方回，号庆湖遗老。其词内容丰富，风格多变。有《庆湖遗老集》、《东山词》。稼轩，南宋著名爱国词人辛弃疾(1140—1207)，字幼安，号稼轩，历城(今山东济南市)人。少有大志，曾在家乡组织抗金斗争。多次上书，力陈收复失地，实现国家统一。但壮志难酬，屡遭贬谪，忧愤而死。其词意境深远，沉郁悲壮，内容多抒写杀敌报国的雄心壮志及难以实现的悲郁心情。发展了豪放词派。有《稼轩长短句》。梦窗，南宋词人吴文英(1200—1260)，字君特，号梦窗，晚年又号觉翁。四明(今浙江宁波市)人。通音律，能自度曲。其词归从温庭筠、周邦彦，重视格律、形式。多抒写个人身世之感，善用典。有《梦窗甲乙丙丁稿》四卷。玉田，即南宋词人张炎。

## 张惠言词选

张氏惠言《词选》<sup>[1]</sup>，可称精当，识见之超，有过于竹垞十倍者，古今选本，以此为最。但唐五代两宋词，仅取百十六首，未免太隘<sup>[2]</sup>。而王元泽<sup>[3]</sup>《眼儿媚》、欧阳公<sup>[4]</sup>《临江仙》、李知几<sup>[5]</sup>《临江仙》，公然列入，令人不解。即朱希真<sup>[6]</sup>《渔父》五章，亦多浅陋处，选择既苛，即不当列入。又东坡《洞仙歌》，只就孟昶<sup>[7]</sup>原词敷衍成章，所感虽不同，终嫌依傍前人。《词综》讥其有点金之憾，固未为知己，而《词选》必推为杰构，亦不可解。至以吴梦窗为变调，摈之不录，所见亦左。总之小疵不能尽免，于词中大段，却有体会。温、韦<sup>[8]</sup>宗风，一灯不灭，赖有此耳。

## 【注释】

[1] 张氏《词选》：张惠言（1761－1802），清代文学家、词人，字皋文。常州词派创始人。论词提倡“意内言外，比兴含蓄”。《词选》为他所编，共两卷。选录唐、五代、宋词四十四家，共一百一十六首。

[2] 窘：狭隘。指范围太窄。

[3] 王元泽：宋代王安石之子王雱（pāng），字元泽。为人剽悍阴刻，性甚敏，未冠著书数万言。

[4] 欧阳公：即欧阳修。

[5] 李知几：南宋词人李石（1108－？），字知几，号方舟。资阳（今四川资阳县）人。其文古雅闳肆，诗纵横跌宕，词亦风致可喜。有《方舟词》。

[6] 朱希真：宋代词人朱敦儒（1081－1159），字希真，号岩壑，洛阳人。其词多写隐士生活，风格婉丽清畅。

[7] 孟昶（chǎng）（916－965）：后蜀高祖孟知祥三子，字保允。明德元年七月即后蜀皇位，在位三十二年。治国颇有业绩，广政二十八年正月，国亡降宋。五月至汴京，封秦国公，逾月即卒。宋世称后蜀后主。宋赵闻礼《阳春白雪》卷二收其《洞仙歌》原词。

[8] 温、韦：温指温庭筠（约812－约870），唐代诗人、词人，字飞卿。“花间派”代表词人之一。韦指唐末、五代前蜀诗人、词人韦庄（836－910），字端己。也是“花间派”重要词人。

## 温词祖离骚

飞卿词全祖《离骚》，所以独绝千古。《菩萨蛮》、《更漏子》诸阙，已臻绝诣，后来无能为继。